苔溪集卷第九

策問

試館職策

對天下之事形雖不同而其理則一所為異者患在不得其要苟得其要而持之若舉目而提其綱挈裘而振其領也夫何故原其所始要其所終歸而已矣是故有難易之說者其理也無難易之說者其理也世之說曰創業誠難守文不易而後之議者又以中興為尤難且天下草昧群雄競逐攻破則降戰勝則取茲創業之誠難富貴則驕、則淫、則怠茲守文

之不易中興之事則兼而有之此所以為尤難故曰有難易之說者其形也天之所以授人主者豈以其人心之歸耶人心所在天命隨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聽又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然則理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然則理之所在不失人心而已矣故曰無難易之說者其理也嘗謂天之興廢猶一身之安危其所以扶衰而已病者亦不異頗醫何如耳明者見形色于未病之前故為之也易昧者究脉絡于已病之後故為之也難夫醫國亦然上有秕政下有幸民本未舛逆首尾衡決凡可以馴致敗亂者皆病也昔賈生當文帝治安之時痛哭流涕以為深憂其說以諸侯勢強為病腫夷狄嫚侮為病痱蓋未形而見之然生自謂醫能治而上不使者顧元氣未大損也形脉病而元氣存則文帝不用賈生而生之說雖驗於後國終不亡如其不然生且望而去之矣又奚以痛哭流涕為哉故醫國者必視其元氣存亡多少為決所謂國之元氣則民心是也夫謂之中興則國既病矣既絕而復蘇矣然先世之德澤在于人心者豈遽亡耶故愚不敢以為甚難而不為者有可因之勢故也自昔所謂中興之君多矣然未嘗無可因之勢周之宣王也漢之

光武也唐之肅代也晉之元帝也此明問之所及也其一時將相在宣王時則有若仲山甫在光武時則有若鄧禹元帝則有王導肅代則有李郭君臣之間所以扶持顛危恢復大業顧其事不同而其勢則皆有所因何也三代而下享國之久長者莫如周自后稷始封於邰再傳至不窋而失其國公劉繼之改修其政去邰而國於豳又九傳而至太王獯鬻迫之去豳而國於岐文武繼之遂有天下又九傳而至厲王犬戎迫之失其大業宣王繼之內脩政事外攘戎狄而周室中興焉三代如周無以加矣然失國者再失天下者一或迫於獯鬻或迫於犬戎然而不亡者豈世乎脩德在人心者固耶故山甫之所以輔其君者雖不多見於經凡宣王之所以勞來安集其民與脩政事攘戎狄之實蓋山甫出將入相之力也漢祀二百而中絕然高祖開基規模宏遠文景繼之以德化民敦本節用輕徭薄斂所以結民心者厚矣當時未見其效也至強臣擅命國統已絕天下之心猶悽悽焉思漢不忘則惠澤之在人心為如何哉光武之初百姓見司隸官屬且雖然相慶以為不意復見漢官威儀則是思漢之心既久而未忘也唐自高祖起

義兵既消群盜太宗繼之脩教化明政刑以府衛養兵以口分世業授地以租調任民百姓安業為日久矣正觀之治比隆成周又開元二十餘年之間天下慰洽外戶不閉行粮不賚則惠澤之在民心固深安史之亂雖生於呼忽而肅宗以太子起靈武代宗以廣平王相繼靖難尅復兩京再安社稷當是之時功也若元帝則不然愍懷之難晉祚既絕元帝以瑯琊王渡江承孫氏累世之舊姓皓雖播遷失民而司馬氏歸李郭不可訾也宰相如苗晉卿裴冕輩何能為哉然則宣王也光武也肅代也席祖宗之世德而興者之德澤亦未有以結江左之心故愚以王導佐元帝之興為尤難然所恃以興者何也中原之毒方熾而人心易收也觀導等請用頗榮賀循等謂之以收人心則亦不可謂無所因矣嗚呼羯胡亂華生民塗炭導之佐元帝也宜若捕龍蛇格虎兕不得斯須暇也顧乃開設學校宥禮賢才措事業於雍容談笑之間其後謝安為相亦以雅量鎮之議者譏其以清談廢務浮文妨要終不為變此兩公者豈智識有不及耶意當是時中原方亂人心雖曰易收亦或易危未容以威猛勝服之也然江左立國既不能與周漢並隆

又不若肅代之能勉復舊物豈其世德之厚薄異耶故中興之功或繫之將李光弼郭子儀是也或出入將相之間山甫鄧禹是也然議者謂丹造漢室禹為元勳豈耿賈吳祭之徒卒不敢與之齒耶自馮愔之叛禹之威望亦少損矣然而功不減焉何也關中天下根本且漢之舊人心之所依歸者也蕭何在關中之寄以基帝業為時宗臣則禹之功獨高者亦豈以開中之重為能佐佑中興耶洪惟我宋之興為民立極撥天下之亂而反之正人心樂推神器自至卜宅梁宋之間非有太行孟門羊腸伊闕以為塞非有洞庭彭蠡汚川漢水以為池立國百七十年無一日犬吠之警其所恃以為強且固者人心而已故祖宗以來所以惠養元元甚厚而德澤滲漉在人膚肺間雖千萬年不忘也承平既久釁生邊陲胡虜犯順蹂躪京邑于茲六年矣聖主憂勤夙夜圖回事功閱日既久未見赫然振起之象然有志之士顧有獻於上者亦以人心未忘可因之勢而已今明問以四代任人之方與其將相救時之得失孰可以為法於今且在當時有遺恨而可為後世鑒者頗使論之愚固論其略矣抑復惟念天下之事所以不克濟者

患在於不為而無患其甚難故聖人畏無難而不畏多難以其因難而能圖也又況禍福倚伏之理為未易料昔者吳王夫差既勝齊伍子胥曰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使吳不得志於齊而以覺悟王心吳國猶世今天祿亟至是吳命之不長也未幾吳果滅於越吳人侵楚入郢楚人大懼令尹子西獨喜曰乃今可為矣夫戰勝人所喜也而以為大憂喪敗人所廢也而以為可為則是禍福倚伏之理果不可料而不可不為者也如其不為而俟天命之自田人事之自正敵國之自屈盜賊之自平庸有此理

也哉愚願聖主與二三大臣早夜以思凡可以牧人心而服之者悉奉而行之於此有二說焉人主憂勤寅畏天命側身修行罔敢暇逆然後能服人心宣王之事是也大臣至公黜陟明允選用群才皆從人望然後能服人心王道之事是也雖然用賢不可不盡去邪不可不力何則賢者之於君也以禮進以義合所言而從則將進其所未言所行而信則將進此以勉其所當行苟有疑焉則亦已耳以鄧禹之智略而遇光武之君受任之間猶有所愧而況其他乎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氷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

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志則害君子此理之必然者也嘗怪光弼之勳業若此而不肯離軍中君臣之間不能無疑代宗雖厚撫其母終不一至朝廷豈以讒邪之人為可畏耶光弼尚然而況於餘人哉故曰用賢不可不盡去邪不可不力也然則在當時有遺恨而可為後世鑒者此欤嗚呼君子小人不可不先辨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猶人之身少壯則多陽非無陰也陰不能勝陽而反制於陽老耄則多陰非無陽也陽不能制陰而反勝於陰方天下盛時固多君子及其久也聽用原省之術不至浸淫至於衰小人者以類至而日勝以至於無君子則亡矣故善養生者求所以輔陽而消陰善醫國者求所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顧中興豈難哉惟上之人勉焉若以為甚難而不為則愚不知也謹對

平江試院策問

問文者貫道之器道有升降故文有變莘虞夏商周之文均於言道而體則三變曰渾噩也灝噩也典謨訓誥誓命存焉可得而知其辨欤自漢至魏辭人才子文體三變曰工為形似之言也長於情理之說也以氣質為體也詩賦紀傳書檄論贊存焉可

得而知其辨欤終唐之世文之變亦三緯向繪章則
王楊為之伯崇雅黙浮則燕許擅其宗嘌嚌道真涵
泳聖涯則韓愈倡之柳宗元等和之今其文具在可
攷而知不識所謂文之變者其必因時而変欤因人
而変歟柳時與人相待也且所工必有所拙所長必
有所短其在一時孰失孰得孰強孰劣孰同孰異書
曰辞尚体要語曰辭達而已矣虞夏商周之文雖不
同皆不害為辞達與体要欤漢魏及唐又何如哉顧
必有能臻是者赫然與詩書表裏焉可誣也諸賢致
力於斯文久矣試摭其實為有司論之無以漢魏而
下為區區不足道也

臨安類試所策問

問蓋聞為治之本必由於人才用才之術莫先於人
望人望所在民心歸焉昔者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
百官而用趙武祈奚等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晉國所
以復霸元帝渡江王導勸引賀循顧榮輩以收人心
群才並至江左以之中興豈中興後霸之功必待是
而後立且其人之事業果果有異於人耶抑用此以為
收人心之術也漢高帝以馬上得天下所用皆豈沛
故人驚繒屠狗輕猾之徒有所不擇所過郡邑詢問

賢豪及於麾下騎士甚者登壇拜大將而一軍咸驚
愚在其為人望也哉至光武則小異其所與共起南
陽者固多一時亭長縣吏及天下稍定以厚礼聘嚴
光以三公起卓茂特見尊寵則又或以人望為重此
其故何也或曰創業中興其事不得不然顧理勢不得
然諸君講明於人才之說宜有日矣今聖主將樂聞
之併陳于篇以俟採擇

苕溪集卷第九

苕溪集卷第十

講義

下武

經緯天地曰文、所以立德戡定禍亂曰武、所以
濟功以武繼文者以功濟德也周家之興文王肇基
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克成厥勳非無功也以德
為主武王於此將以貽三后之功顧必有聖德然後
能集天命則功不期貽而貽矣大明之詩曰文王有
明德故天復命武王此詩曰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
然則天命所在、茲德也所謂德者宜若在我而待

以謂天之復命武王乃自於文王之有明德何也蓋天方授周則世有哲王以相繼述克就大業豈人之所能為哉詩曰篤生武王保佑命尒燮伐大商推本言之則武王之能昭先人之功也抑天而已哲者智之加乎人之謂不如是不足以昭德塞違臨照百官也先王以是造始後王以是續終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書曰茲商多先哲王在天所謂在天言其神也於三后言在天則知武王所以配之者以聖德而已惟武為足以繼三后之文惟聖為足以配在天之神故曰三后在天詩言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則天為將命文王君天下于周京之地武王之作鎬京於是配行其德焉故曰王配于京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曰世德作求者蓋作而求先王之欲善繼志者也曰昭哉嗣服善述事者也書曰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老子曰常德不忒為天下式君人者孰不欲天下之丕式哉上無以配天命則下無以立信於民下無以立信於民則欲其式之也難矣故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孝子不過乎物所謂則者性之物則而已故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曰媚茲一人則道足以媚上下曰應侯順德則德足

以應民物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祐之武王所以得天下之助者以此而已夫然故百姓與能而天降之福烏非徒與之又將來賀非徒賀之又將奔走而佐助之曰昭茲來許則許其能昭先人之功烏百姓與能者也曰於萬斯年受天之祐天降之福者也曰受天之祐四方來賀非徒與之又將來賀者也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非徒賀之又將奔走而佐助之者也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況其遠者乎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況其遠者乎嗚呼昭先人之功至於四方奔走而佐助之斯有道矣考於詩書以四方則無思不服以諸侯則不期而會鷹揚之師赳于渭濱獻捷之貢及於西旅徽纏彭濮稱戈而輔九夷八蠻通道而至侯衛駿奔而奉祀巢伯來朝而鬱方則其奔走來佐可知矣竊嘗原是詩之意所以臻此有兩言焉哲見於外孝存諸內而已何以言之自昔創業守文之君未有不本於哲世有哲王非特周也酒誥曰在昔商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無逸曰自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然則其來尚矣於此欲以昭先人之功

頎非哲不能也中庸曰武王其達孝矣乎又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海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於是詩見烏然則得天與民頎非孝不能也不然是詩何以首言哲王屢言孝思也哉

立政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則政之所由立也無他道烏得人而已是道也三代共之莫不皆然而周公於成王又告戒孰復若是其至者以用人之際不容於或失也國之強弱以之國之興亡以之然則如之何亦曰審擇而已審擇之要必自近始王左右之臣其近者也所謂左右之臣者常伯也常任也準人也綴衣也虎賁也常伯庶官之長所謂在位者也常任事之臣所謂在職者也準人非伯非任王所取以為準者也綴衣則内侍之類皆舉矣虎賁則外衛之類皆舉矣是五者宜王之所尤審擇而周公之所當先告也故曰三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抑嘗觀夏之事矣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所謂三宅者是也抑嘗觀湯之事矣用三有宅曰三有俊者是也以夏商之事為未至也又以文王武王

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告焉所謂三宅者居
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而既用者也三俊者有常伯常
任準人之才而將用者也在夏之君則居之而安矣
故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在商之君則用之而就
其事称之而就其才矣故曰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
有俊克即俊在周文武則又能克知灼見其心故曰
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所謂強弱以之者何
曰古之人建惟有夏乃有室大竟則以無其人為不
竟也非強弱以之乎所謂治亂以之者伊曰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則以無其人為不能協厥邑也非治

亂以之乎所謂興亡以之者何於文武曰以並受此
丕基則以無其人為不足以興起也非興亡以之
乎強弱也治亂也興亡也其困則人而其成則天得
天在乎得民得民在乎得賢故夏之尊帝商之丕壅
周之欽事皆以有是三宅三俊而得乎民得乎民蓋
所以得天也非特左右之臣也自王庭以及乎都邑
之臣自諸侯以及乎夷狄之官皆以得人為本自三
宅至百司庶府王庭之官也自藝人至於尹伯都邑
之官也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諸侯之官也夷微盧烝
三亳阪尹夷狄之官也内之王庭外之都邑遠之諸

侯又其遠之於夷狄皆得常言之士以充其任此文武所以並受大業之基也三代之改皆以得人為本則為成王以徙其後者當如何哉盡求人以自輔而已故於庶言庶獄庶御則戒之以思成德之彥於立政立事則戒之以其惟吉士又戒之以克用常人然後內足以相國家而成文武之業外足以詰戎兵而陟文禹之迹也然既曰成德之彥矣又終之以徙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何也是篇語名官之意皆取其有常德爲曰常伯常任準人則非有常德之人不可以居是選也常之為義大矣哉荀卿曰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皆取諸常也常卦之彖曰雷風常君子以立不易方至於不常其德或承之羞則其失見於九三常首之次五曰天地之常君臣常也至於月不常臣失行也則其咎見於次四都人士謂有常以齊其民常武言有常以立武事語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緇衣曰人而無常不可以為卜筮然則取諸人以立政也其可以無常乎曰言士曰常人其揆一也此篇曰庶常吉士皐陶謨曰彰厥

有常吉哉則知吉士未始不有常德而常德所以為吉士爲耳雖然得常吉之士矣有一儉人間之則改亦無自立焉是書告戒尤詳於君子小人之際曰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又曰其勿以儉人又曰時則勿有聞之言儉人不容有也蓋君子小人並立於朝君子常不勝而小人常勝君子必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而小人者以其類至矣此無他君子之道剛小人之道柔君子未嘗謀小人小人必謀君子也何以明小人之必謀君子也夬之為卦以五陽決一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故曰夬決也剛厥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者小人之道不得行焉非無小人也小人之道消也在泰之時上下交而志同雖有小人惡得行其道哉若乃君子衆小人寡則小人之道憂而已矣惟其有憂則將謀之雖以一小人之寡或能為衆君子之害正復有待爲耳此所以不容有也故曰勿有問之

說命下

自至曰来汝說以下高宗說傅說以學告高宗自王曰嗚呼說四人求多聞以下傅說以師道命傅說自說曰王

海之内咸仰朕德以下高宗知説所以教而更命之説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則説知高宗所以命而終成之也君奭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則高宗嘗學于甘盤而不終其業矣無逸曰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則遯于荒遠而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其所以有望于傅説者蓋困而知學焉酒醴不能自發有以發之者麴蘗也猶才不能自達有待於達之者欤羹不能自和有以和之者鹽梅也猶德不能自成有待於成之者欤曰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遹乃訓則許之以受教而不拒也説於是乎可以語學之道莫先於求多聞求多聞所以孝古也不通於古則處經事而不得其正蓋變事而不知其權亦惡能有所建立哉非特不足以建立抑將墮先王之緒而不克永久也故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惟學則知道知道然後樂循礼故曰遜志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故曰務時敏學自外至故曰厥脩乃来至是則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故曰道積于厥躬不足則孝有餘則教故曰惟斆學半記曰斆學相長此斆學半之謂也始於學終于教學不可已也

故曰念終始典於學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故曰厥德脩罔覺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然則高宗之務李可不以成湯伊尹之事為監乎故曰監于先王成憲其夜無愆如是則說當式克欽承以輔王之學非特式克欽承也又旁招後又列于庶位以成其交脩之志焉高宗於是乎知說所以教而更命之所以更命之者先王保衡得厥后惟堯舜憫一夫之不獲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又其効至於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則今安得有愧於是乎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克俾乂厥辟于先王永綏民則非特說無愧於阿衡我亦無愧於先王矣是乃說所以教而欲成之之意也故敢敢對揚天子之休命竊嘗論之事不可以不師古苟師古不可以不務學苟務學不可以不師古之賢君所以能大過人者無逾於此三言者矣且君之於臣也豈特臣之而已哉有不得而臣者則友之費惠公曰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有不可得而友之者則事之子思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曰事者師焉而已矣經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傳曰其君賢君而有師者王其君中君而有師者

覇然則固不可以無師也黄帝學於務成禹孝於西三國湯孝於伊尹文王學於時子思武王孝於郭叔周威公孝於霄越齊小白孝於管仲魏文侯孝於子夏晉獻公孝於祖朝燕昭王孝於孫臏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至於功志有遠近成就有大小所孝有賢不賢則繫乎人而已然則固不可不孝也嘗觀堯舜之為君禹皐陶之為臣都俞吁咈共濟於一堂之上宜必有甚高難行之法度不更逮及之謀謨更新一時焜燿来世不然何以得聖君賢臣之名於霄壤間哉及考書之所載不稱其能作古而称其稽古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帝舜曰若稽古帝禹曰若稽古皐陶君臣之間皆稽稱古焉然後知雖聖帝矣臣未有不本於師古所謂孝者孝此也所謂教者教此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然則事不可不師古明矣由得師以務孝由務孝以師古以至其建立無愧於先王此高宗之所以為賢君也孟子曰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為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嗚呼所謂大有為之君蓋不世出然而無是君則已苟有是君未有無其臣焉此始若符契之合故曰必有所

不召之臣高宗即政之初精誠感格夢賚良弼得說於傅巖置說於左右以版築之賤位冢宰以人臣之卑處師道君任之而不疑臣居之而無畏此非有神契默會惡能臻於是哉文王之得傅說迹其遇合蓋有異於人矣宜其相得之深無所疑畏烏然說之對高宗始曰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者彼以臣之事責我也卒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者彼以師道望我也謂之對揚則若與為敵烏有道之士處辞受之問無呵苟也且當其任不辞其責有是實不辞其名孟子之於齊王且將以師道自居也而況有高宗之君乎湯之於伊尹孝烏而後臣高宗之於說臣烏而後孝其事雖殊然其成功一也

苕溪集卷第十

狀

與越帥議討杭賊狀

某竊聞杭州兵士閉城門辱守帥殺監司縱火大掠繼聞閣下遣卒徒數輩入賊招諭曉以禍福且令出降使者再往返賊辭畢屈而未決彼自以罪大不宜遽出又竊大府子女玉帛之欲未厭於其心彼非不知吾帥治吾州如古人御軍士有恩信勞來衣食之甚厚也蓋勢窮力屈而後降耳日者又聞閣下以為賊不足平方將發屬郡之兵自將往討絶江濟師某

竊疑之或曰信也或曰兵家固有先聲後實此殆為
先敲者耶或曰閣下謀府靚深非吾徒所能料也然
不然未可知也且賊孱守師教監司變之大者閣下
受朝廷之寄當一面之重討之宜也顧未知所以
討之策安出耳自軍律廢弛吾州之兵與屬郡之
兵其舊存者驕肆很悖猶杭之兵也然今日之勢
在彼為死士在我為驕卒彼一以當我百若新募之
兵又率皆田野之人未嘗閱習姑使帶弓劒執旗纛
以守郛郭若繫犬豕而蒙以虎豹之皮一露爪足彼
則咱之矣又杭越自江而濟有二道曰西興曰漁浦
率皆背水未見其有異也夫兩軍相距於平原敵向
水我背水且不可況背水而攻人之城哉此兵家所
謂危道也集愚見以謂莫若招徠婺温台苧州之民
居山谷間號為土豪者假以官稱誘以厚賞使募鎗
杖手擇精銳數千選將統之趍道由富陽以進並山
遵陸而無背水之窘又檄浙西諸郡兵尅日俱集我
民出其左浙西兵出其右賊勢窮迫必面縛出降籍
令不如所欲在吾州固未有患也某愚陋誠重守帥
之出譬如持百萬錢與人博必三復投之若悉擲而
大投有不勝則無繼矣兵家顧豈有必勝之理哉方

今　國威未振民卒幸亂旁近竊發者非一吾州之
氓以帥為命今舉一路之兵自將以往不顧其後以
我之百當彼之一而又廢兵家之危道誠恐非徒不
足以靖亂抑有不可知者昔魏遣太子申自將攻齊
過外黃外黃徐子勸太子還既而曰彼勸太子戰攻
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不得矣伏望閤下熟計而
審處之無為欲啜汁之人所詿誤也某越職妄議罪
在不貸然今日之事非常事也輒冒瀆以獻無任悚
懼之至

劉子

論僥倖之門不塞

朝廷之患在僥倖之門不塞僥倖之門不塞
某嘗謂
塞由至公之路未開好惡以是屢移紀綱為之浸弛
數十年來姦憸顯行蠹弊百出職此之由所賴以救
世者在大賢君子居上而力持之如其持之不力則
至公之路必不開僥倖之門必不塞抑恐有以召之
也某請言一二事
祖宗以來人材進用非功德盛天才能超異未有遽
至顯要者大抵由外以及內更歷既熟且須以歲月
之久始見選除今也內為省郎外為監司有未歷二

數考者僥倖之徒殫竭日力奔走求合不復知分守之可安不曰有以召之乎入仕之初必由銓選其來久矣今也後進少年僅得一官即以忝部為辱寅緣請托求為王官次則辟舉往往得之求而不得其路自塞求而得之何病而不求求不曰有以召之乎中外百職初無異才今　朝廷之士入而不出服職在外者雖有異能顯効不見召用間有召者則群起而詆之恐其妨己進也而塗既分向之樂事勸功者且化為苟簡矣不曰有以召之乎親喪而奪情從仕者蓋士之所不忍而　朝廷非軍興搶攘且其人才實足

以當重寄者不輕為此舉也異時雖建功卿之微亦起復為州縣官甚者有親病未絶而先期求起復今此風未盡革也特假從軍之名以為出仕之地耳故士之無恥者不復安於執喪不曰有以召之乎事之可言非特此數者而已其窮謂救時之弊莫先於至公行此一言疑若不難且其事若迂緩非所當急也然而理有必至者公道行則好惡明好惡明則賞罰當賞罰當則吏各盡其能而賢者樂出為用賢者樂出為用則內治舉而外侮銷矣在今之日恢至公之道而力持之豈無望於大賢君子也哉然以此屬相

公者非特某也千胄鈞嚴無任恐懼之至

論增立嶽祠之奬

某竊惟親民之任

祖宗以来實重其選故於選人改官親御使殿臨軒閱實然後授之利害在民不敢輕也伏見近者　朝廷曾立主管嶽廟之格又有額外特差所以矜恤流寓及久於銓曹而不得調者德至厚矣然選人未仕志在便私往往求之在合日同未有患吏一丹任滿緣請託薦舉及格則改官親民矣且所謂主管嶽廟者名為出官實不任職親民之任其可使未當任職者為之乎誠恐遺患於他日之民甚大有不得不慮也某愚意欲望　朝廷詳酌令吏部立格應選人自出身以来未曾歷州縣官終滿一任者雖考第滿足薦舉及格並不許改官其京官出身開陞親民資序者准此不惟有以仰副

聖主憂民惻怛之意亦所以成就人才稍令吏歷習熟見聞他日任使有大於親民者要自此始也

論移易縣令

某伏覩紹興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指揮江南東路漕臣申請契勘本路知縣內有庸懦不可倚仗之人

緣別無罪犯難以按黜欲乞許於縣丞及監當幕職官內諸司公共選有風力才幹之人兩易其任各不理違闕奉

聖旨依又紹興六年六月七日臣寮上言欲乞申敕帥守監司今後縣令之庸懦不才者依法移易之此治以在外之職號為最難且切於民之利害者莫如縣令故假監司之權得以察其能否而易置之甚盛德也然某之愚見以為尚有可議者人才有能有不能事任有劇有易能者處其易不能者治其劇則稱職者鮮縣令之才既不多得則莫若移易而不能治劇者亦未為棄才又無罪可書遽加以庸懦不才之名則是無用於世苟蒙此羞雖易以他職其尚肯復自淬礪以求稱職耶自古聖賢未嘗敢以通才望人特曰因任而已謂之因任則隨其才之短長而審處之彼善於此可也故自元符以來立法止曰諸縣有繁簡雖易監司察令之能否許隨宜对換而不以惡名加人非特出于忠厚抑利害之實不在于此欲望朝廷更賜詳酌過有移易許止言某人長于某事宜處其職乞相对換其餘依紹興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指揮庶幾人人感奮以赴事功民受實德某愚陋僭

言無任恐懼之至

論財用

臣嘗觀唐史稱劉晏歛不及民而用度足初未之信及考其所以致之術大抵籠商賈之利而歸之公上以供賢用故科歛不及于民且山澤之利在商賈久矣當天下安平無事時固未嘗較官取之薄商賈得之厚以其利厚故奔走之而不以為勞不幸有軍興之役用度日滋將取之于民則民力有時而弊且仁君之所不忍不然又不知計之所出當是時也其可坐視商賈獲甚厚之息而不自為計耶晏之領漕事也常募善走者置遞相望探報四方物價低昂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在掌握又於諸道置知院官每旬月具白州縣雨雪豐歉之狀豈則貴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應民之急公務交裕其用推鹽法不但轉鬻商人而已又官自運載於鹽州縣鬻之官獲其利而民不之謂之常平鹽事類此者不一是以正元之間雖遭變故而國用不匱戶口蕃息由　朝廷能盡晏之才使得專制故其效如此某以謂今日之事莫若選擇近臣之通曉財利者於頻江要便處置司聽

其自辟官屬專制國用放晏之意遠近移易貿遷有無悉從便宜勿拘之法浮畫其智能廉幾利入之源浸廣有以佐軍須而寬民力伏望　朝廷詳酌施行

論私販茶鹽

某竊見私販茶鹽者皆不逞之人平時賤買貴賣於鄉村往來家至戶到不容其不受而畏法者稍不從必懷私憾他日或敗竇于有司乃妄通豪民及素所讎者儻或不能為獄吏者必諷其為之蓋利豪民之財產可以充賞不得亂有均攤止監鄰保備還所貴赴獄而有所求索也及已斷罪追納賞錢或無所出則又妄均攤于平人所至官司雖知其詐例皆容之不為怪重使良民被害欲乞自今後因茶鹽干連無實狀之人不許留禁止令知在供證其犯人果無獄吏絶於覬望罪不及於無辜且鄰保者必加互察不容其私矣伏望　朝廷詳酌施行

上殿劄子二

臣竊惟天下之事下合人心上合天意中合大道者惟有一言曰公而已矣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蓋混而為一非容不能公三公之稱謂其容而能公也王訓大王者之稱謂其公而能大也則

是公不可不與王同德王不可不與天同道此天下之至理也臣竊觀陛下自臨御以来於天下之事未嘗容心於其間大臣以為賢則進之臺諫以為否則退之與改事之固草群臣皆以為可則審度其言而罷行之可謂至公而無私契天合道者也然而身為三公不知與王同德者非一日矣已所好者與之雖慾於理而害於事者非也已所惡者奪之雖才有堪於用者弗耿也議有當於人心者弗行也夫如是則改事安得無疵類民安得不受其患哉惟公也故賢者願立於王之朝而不肖者退聽而草心道德所以一風俗所以同上無粃政下無幸民內治之所以舉遠人之所以服夫所謂公者一言而已矣見於利害乃如此其大可不審耶臣愚欲望

陛下詔執政大臣諫官御史與百執事咸體上心剗除襲習宏開正路終始惟一則治道之隆三王可四五帝可六天下廓乎其無事矣耿

進止

又

臣竊惟為政之要莫切於救弊事之弊者固非一端

而尤以人材為急自古人主所與共天下之治者未嘗不屬之公卿大夫士必得真材實能列于庶位徧為吾用猶懼有闕比歲以来乃或不然舉所謂材能者皆斥而去之事孰與濟人才淪落莫甚斯時迄今垂二十年稿死寂寞之濵者不可勝数矣其幸而未擠於溝壑者於今亦無幾人可勝慨歎昔人或以十年不調白首為郎尚痛恨其不遇方之斯時猶未為失其所也臣以衰晚誤膺簡召自揆庸虚豈有深謀秘畫可以仰裨日新之政惟有振滞淹之説願以為

陛下深詔大臣搜舉向来擯斥委棄不用之士臚其尤者越次拔擢必皆仰戴 恩德益輸忠蓋于以共成治道實非小補惟陛下留神財幸臚 進止

荅溪集卷第十一

茗溪集卷第十二

劄子

上殿論用君子小人之説

臣聞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為有餘何者君子雖衆其道則孤小人雖寡其勢易蔓君子之憂在於天下國家小人之憂在於一身君子之於法度紀綱必欲止之故為之也難小人之於法度紀綱必欲亂之故為之也易自古賢聖之君未嘗不欲近君子而遠小人也小不加察而小人已至故立政之書曰継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又

曰時則勿有間之所謂間之者非君子小人並進也
衆君子而一小人亦足以為間而敗政臣請以易之
說明之夬之為卦以五陽決一陰陽為君子陰為小
人故繫辭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
也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
何也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
行若乃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矣惟
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恭惟
陛下躬天縱之聖懋日新之學通達古今洞照治體
日者好惡既明黜陟既允矣臣猶以是為言者誠以
事之儿微小不加察則小人者乘間同隙而入其害
至於敗政不　不懼也臣以一介之賤驟对清光謂
天下事無急於君子小人之說故首用為献伏惟留
神幸察取　進止

論人主不憚改為

臣竊觀自古人主処非常之時建非常之業謀無遺
策事靡不濟者無他焉机變敏速不憚改為而已臣
請以漢高帝之事言之始高帝聽酈生撓楚之計封
六国後且將刻印付之聞張良之說旋悟其非亟命
銷印群臣勸都雒阳議既定矣聞婁敬之說即日徙

都何其易改耶處非常之時建非常之業不得不如此也方今盜據中原四郊多壘軍旅荐興國用耗竭可謂處非常之時矣陛下所予群臣早夜圖回者無非安　朝廷定社稷弭難銷兵足国裕民之事而謂建非常之業矣耿而机事之来間不容髮謀不能皆審也知其疎則改之奔不能皆當也知其非則改之机變敏速正在此耳

臣伏覩

陛下近降詔旨以謂承中否之運不當創業之難自非　陛下既知其難聰明宏達思慮至到悉能知其難若此哉臣謂

陛下既知其難則當以前古創業之君如漢高帝者為法凡群臣論議於前

陛下固當審思然知其可用則敢而行之無憚改作如是乃可以濟功如其循習拘攣若可若否則雖平居閒暇且猶不可況今日之事哉伏惟留神財幸臚進止

論人主力行果斷

臣聞之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蓋自古有為之君未嘗不慨然

欲聞天下之言而求其利害之實也既聞之則妥之乃不果於行者往〻皆然此無他疑似之論有以惑之且不能自克故也恭惟
陛下憫宿蠹之未除念頹綱之不振政煩民困用廣財殫申詔大臣置司講究凡不可於民而害於政者皆罷行之德意至渥也然曾未聞有所施行臣之私憂過計顧恐有以疑似之說欺
陛下之聽者曰苟如此將失人心矣臣故欲為
陛下言之夫所謂失人心者懼刑政之苛虐賦役之猥多失百姓之心也懼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失士君子之心也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失小人之心而得百姓士君子之心又何病焉臣願
陛下於今日之政當審知其利害所當罷行者斷自聖心勿貳勿疑庶幾速見成効而事之委靡不振者悉舉矣伏惟留神幸察取進止

論尚書六曹及百司法令之弊

臣愚不肖叨蒙誤恩擢寘臺察之司伏見尚書六曹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初無畫一之論類以人吏省記便為与奪蓋法令具在姦吏猶得侮之今乃一切聽其省記顧欺弊何所不有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

陳奪例或與或奪在其牙頰其患可勝言哉
陛下聖明灼見此弊嘗降處分令左右司郎官以其省記之文刊定頒行然左右司職事號為最煩竊恐於此不能專一旁由速得成書臣愚伏望　聖慈特降睿旨改送詳定一司勅令所立限刊定鏤板頒降內吏部條法最為急務乞責近限先次施行庶幾杜絕姦吏弄法受賕之弊天下幸甚臣不勝區區之至
論令監司守臣各舉所知
臣竊惟在外之官賦役煩劇深察民隱莫急於縣令總按群吏風動列城莫要於監司二者不可不擇明矣臣謂　朝廷有選擇之名無選擇之實伊也
陛下聖德隆寬憂民深切頃降　詔旨令內外侍從官各舉材堪縣令者二人謂縣令不可不擇也臣又謂縣令當得其所舉之目而詢求之十不得一二又除用監司率以他才有殊不曉政事者如此尚可恃以為治乎臣故曰有選擇之名無選擇之實也臣愚欲望出自　聖斷令諸路監司列郡守臣各舉所知曾任縣令民所便安有顯効者一二人條其以聞先其人則關之過監司有闕首舉所舉之人按而用之以示褒寵其謬者坐以欺君罔上之罰天下豈有能為縣令

而不能為監司者予審如此可謂兩得之矣
陛下垂意人材自小官識擢任用者多矣獨未聞拔
一循吏而驟用之此誠遠之臣所以不加勸也黃霸
以治郡有稱入為三公今以良縣令為監司不亦可
乎伏惟　聖慈特賜詳酌施行臣進止

論選擇州縣之吏

臣竊謂州縣之官莫難於縣令而治獄次之此兩者
蓋不可不擇而　朝廷求所以選擇之名而未得者
有年于茲矣銓曹注擬拘格而授初无予奪之法又
員額至多雖欲選擇有所不能恭惟
陛下自即位以來為民擇吏之詔屢下而司政
典獄或非其人未有以仰副憂勤惻怛之意臣竊怪
之伏見知温州章誼奏請於所屬官吏擇其能者易
實縣令已蒙俞允臣謂此舉誠得選擇之道且要而
易行惟是典獄之官未聞有以移易為請者刑憲所
加非所宜忽臣愚欲望　聖慈更賜詳酌明降指揮
令列郡通知應縣令治獄之官並許以呼屬幕職州
縣官以下選擇移易各不理為違闕其請俸自有等
若州郡所謂供給應移易之人聽從多給如或郡守
有披私意妄加移易者聽監司糾察以聞庶幾吏知

嚮方民受實德無失政濫刑之患取進止

乞令縣丞兼治獄事

臣竊惟治獄之官號為難能責任專一俾得究心猶不能保其不為姦吏所移而況任之不專者乎縣獄是也獄之初情實在於縣自縣而達之州雖有異同要之以縣獄所鞫為祖利害不輕今所謂縣令者旦朝受牒訴暮夜看按牘牒訴之多或至數百少者不下數十案牘之繁堆几溢格其間名為強敏者隨事剖決不至滯淹已不可多得儻復責其餘力足辨獄事訊鞫得情吏不敢欺民不被害誠恐百人之中未必有一也郡之獄事則有兩院治獄之官若某當訊若某當被五木率具檢以稟郡守曰可則行至縣則不然令既不遵專察佐官雖名通簽終以嫌疑不敢侵預其追呼訊鞫具名以稟悉出吏手故其事與州郡不同臣恭惟

陛下躬好生之德視民如傷　寬詔屢下未嘗不以哀矜庶獄為言如此利害較然明白而人莫敢以縣邑專置獄官為請者誠恐增負太多故也臣愚見以謂縣獄之事宜專委丞如州郡兩院之官日入治獄凡追呼枷訊等事丞先以稟令然後得行其餘悉如

舊制則丞無侵預之嫌令有同心之助相為可否其得必多借使為丞者未必皆能其事不猶愈於付之黜吏之手乎伏望　聖慈特賜詳酌施行取進止

論重監司之選

臣竊惟設官分職內外小大各有體統輕重之勢失之毫釐則名已不正矣況其實乎

國朝以來諸路監司之官於秩雖卑而責任則重徑授一道糾察其姦而督其稽違莫敢不肅者以郡守之官具秩亦卑得相臨制之道也方今輿地未復州郡數少侍從加多前日號為最小郡皆往往以處侍從而以庶官臨之輕重之勢於是倒置漢制郡刺史秩六百石今監司是也而郡太守乃二千石故何武翟方進論之以為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其事類今日臣愚以謂在今之日宜增重監司之任轉運使副至提點刑獄並以曾任侍從官為之提舉茶鹽市舶等並以曾任左右司郎中以上為之庶幾輕重相準得位次之序而況輕重之柄實在　朝廷慈下臣議更賜詳酌施行取進止

議斷罪因

臣契勘州縣凡禁勘大辟公事除深僻幽隱處行刼或謀殺外其餘殺人自有一時知見之人自合一面研窮根勘務盡情實其間却有豪強有力之家殺人公事意在變易情節嘱託官司或賂承勘胥吏多以知證通說未明為由以乖差官體究而呼差官亦止是一到地頭呼集鄰社保甲詢問供証而已然因此得變易情節出入人罪又況豪右之家所居鄉村宗族姻親佃客之屬常居其半宛轉為地符合供証致使失實臣除已行下所屬州縣約束應今後承勘大辟公事並責令當職官先將犯人根問一時知見之人追赴照勘以驗囚辭即不得輒差官體究水深恐州縣不切遵依欵望

進止

乞令侍從臺諫舉縣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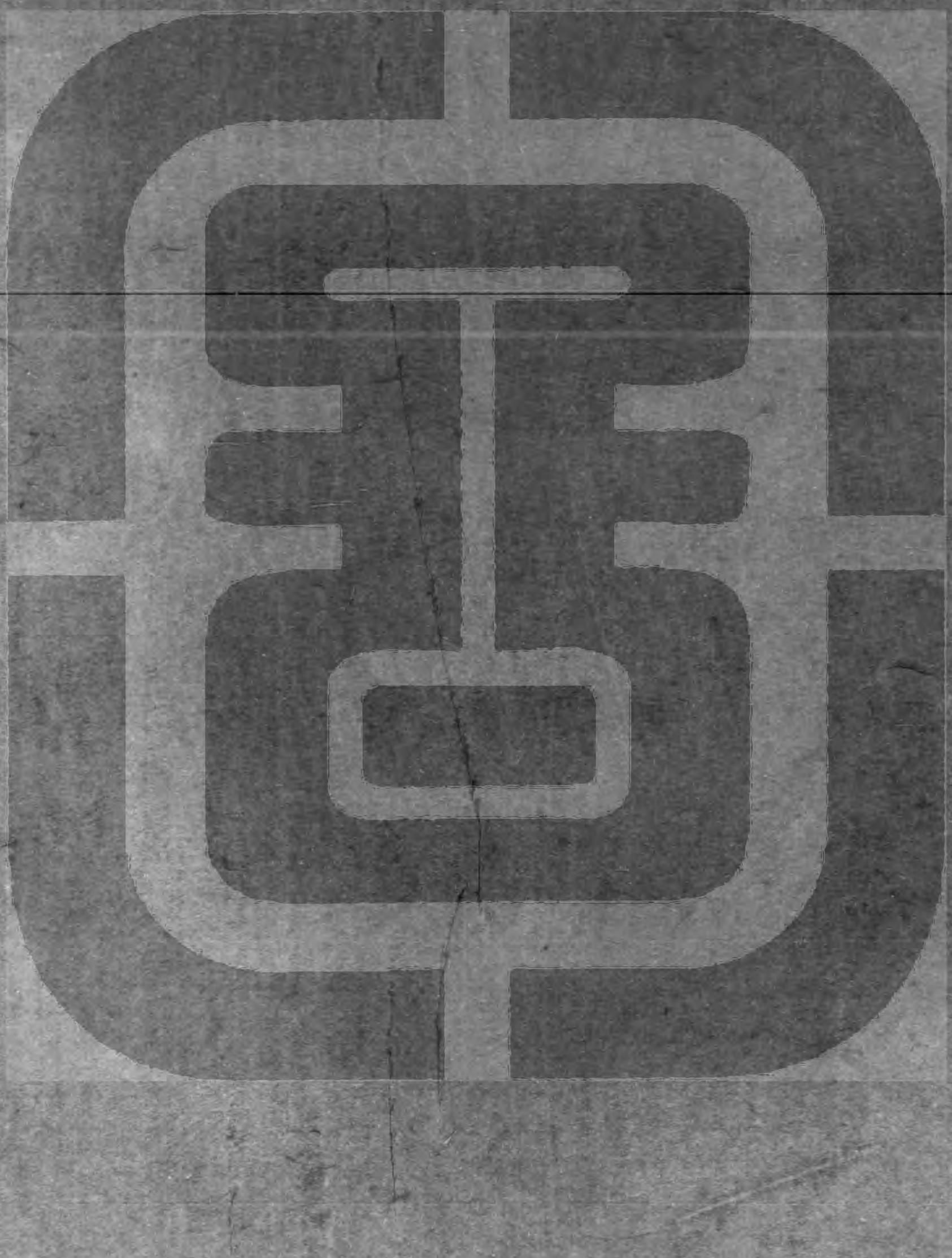
臣聞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守令之任在古甚重其體惟均　朝廷循襲故常漫不加擇惟郡守間蒙選除外縣令注擬悉婦銓曹臣竊以謂近民之官縣令為最豈得若此而況今日中外多故軍旅荐興安民保疆其事不一為縣令者非但如前日出入

阡陌勸督農桑謹期會簿書而已苟非其人為患滋
大唐太宗嘗詔內外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
得其人民無愁歎漢馮野王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
帝奇其志然終不以與之蓋遴選如此臣愚以謂莫
若倣古之意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可充縣令者若
干人上之　朝廷左右司置籍以備選用然後命監
司守臣察縣令之不職者汰之以所籍姓名隨闕除
授假以五品之服任滿稱職有進秩陞等之賞其治
行尤異者不次拔擢使之敢艷則人人激昂以赴事
功舉當者有重賞舉謬者有薄罰庶幾近民之官板
十得五有以仰副
陛下仁民愛物之意取進止

臣竊惟
陛下側身脩行克自抑畏布德行惠賴及四方自即
位至今星紀一周天始悔禍衷虜草心歸我與圖休
兵息民既有成約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然而智
者於此竊有懼焉何也懼　朝廷有一朝之喜而忘
憂畏也而況經理之初事亦多種未意堅舉若軍儲
民食之有無河防邊境之備禦既不可預計而遽度

亦未可悉舉而並行是必知其所謂而後圖之傳曰
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則儲
蓄人才以備任用豈浸不為先予矧
陛下已降赦令加惠新復郡縣之民將有以大慰其
心蠲稅租寬戍役固理之所不免然則經費所出實
在牧民御衆之官顧安得不擇使智使愚使功使過
在茲時矣臣愚欲望 聖慈特降明詔令內外侍從
監司守臣各舉所知才堪任劇忠不辭難者不限員
數咸以名聞命有司籍記之以次除用其有以瑕類
坐廢與異時僥幸冒進之徒苟有才能亦在所舉觀
其後効如有顯勞隨事旌擢若不改悔復為姦利則
終身廢之庶幾人人知勸以赴事功有以助成經理
之政取進止

論禁戢私酒

臣契勘禁戢私酒及販外界酒入禁地之法率計勝
私罪立賞近因官吏申陳增立告賞比之紹興法
殆及數倍內有一項告賞以犯人所居舍屋什物並
沒官臣竊觀著令有立定笞杖徒流四等罪賞量所
犯大小以為重輕此不易之理也今以犯人所居舍
屋什物沒官不分輕重此何理哉遂致州縣行法之

除有所不忍名為增嚴其實廢法臣愚見欲將造販
私酒及販外来官酒入禁地之人如所犯止係笞杖
罪只依舊法賞格追賞若罪至徒流即行舍屋什物
沒官指揮庶幾法意人情皆得允當且使可行伏望
聖慈詳酌取進止